

## 中亞游牧社會結構之探討 ——以哈薩克汗國為例

傅仁坤\*

清雲科技大學中亞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 摘 要

歷史發展規律顯示，任一國家達到地緣政治的巔峰，並不意味其社會就能永久繁榮昌盛。因此舉凡國家冀能持續維持其地緣政治高峰，自有賴社會結構功能呈現最佳的平衡狀態，否則勢必將面臨衰敗的嚴峻挑戰。吾人肯定哈薩克人是極不平凡的游牧民族，均能因時制宜，和諧地與廣袤大草原相處共存。惟令人遺憾的是哈薩克汗國的社會結構一直存有政治與經濟的失衡現象，從而導致其社會結構弱化，最終淪為強權的殖民地。

**關鍵字：**地緣政治、哈薩克汗國、結構功能、游牧民族

---

\* 美國雪城（Syracuse University）大學地理學博士。

文學作品往往給人們這樣一個刻板印象，游牧民族彷彿是逐水草而輾轉流徙，沒有較嚴密的社會組織型態，方位地標也不清楚，想到那裡就到那裡。其實任何一個游牧部族的頭目，首先得估計帳下管轄多少人，然後再根據這些人數劃定其牧地範圍。代而夏季牧場確定哪裡，那裡應該是冬窩子，哪裡是春季放牧地（弗拉基米爾洛夫，1980：68-69）。於是這些牧場就是游牧者的固定領域，就像農民有固定的田園一樣。法國國王維克九世的大使卡爾皮尼於 1253 年前往蒙古拜見蒙古汗蒙克·吉利·德·魯布加克時，曾路過哈薩克斯坦右部的怛邏斯（即塔拉斯）和楚河平原，他在自己的遊記中載述：「……他們都熟知哪裡是他們冬牧的地方，哪裡是夏季牧場和秋牧草地……」（無作者，1993：91）。就這樣哈薩克游牧者控制著畜牧業經營的經濟據點，所以畜牧業在他們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生活中已成為基本職業。

## 各部族在幅員中的生存（各部落分佈概況）

正如蒙古和阿拉伯一樣，哈薩克也有其民族的譜系並把它當作祖先的傳世家寶保存下來代代相傳，每個哈薩克人都應該記住其七代祖先的名字，要把本民族七代祖先的家譜背得爛熟，對答如流，家譜在三個玉茲中各有不同的說法，也各有其特殊性，哈薩克上層當權人物根據系譜有權給民族部落分配草場，有權徵收賦稅，調解部落之間的糾紛以及徵兵入伍。哈薩克人嚴格地遵守其先輩祖宗的遺教和家訓，決不與七代以內的親屬通婚。哈薩克族系譜的內容主要包括：各玉茲所構成的民族部落以及附屬部落，玉茲繁衍分離出去的分支世系，前輩所處世代的人民的生活狀況，與鄰國和部族的關係，當時的重要人物等，哈薩克宗譜包括：成吉思汗世系宗，哈薩克家譜、克甫恰克系譜等以及三個玉茲的譜系和其他的譜系，按照哈薩克族譜系的記載，說哈薩克族的同宗始祖是「阿拉什」，阿拉什生哈薩克，哈薩克生了三個孩子，大子名別克阿熱斯，他的後代繁衍成為大

玉茲，次子名阿卡熱斯他的後代是中玉茲，第三個兒子叫江阿熱斯，他的後代是小玉茲（蘇北海，1989：131）。

大玉茲的（哈語稱「烏魯玉茲」）成員包括：烏孫、康里、杜拉特、加拉依爾、爾日斯提、阿勒班、別克布拉特、斯爾格里、申科加、別斯唐也里、什梅爾、提立克、斯克木、札尼斯、奧沙克提、沙培爾拉西提、考拉拉斯、素旺、包塔拜、薩木別特，其中烏孫人數為最多。根據哈薩克譜系，別克阿熱斯有四個孩子，即烏孫、康里杜拉特和賈拉依爾。據傳說其他的哈薩克部落和民族都是這祖先的後代，哈薩克大玉茲傳說地世襲了七河流域的全部領地，以及其水域和伊犁河、塔拉斯河、楚河之間的準噶爾盆地的古牧地，後來由阿拉套山南部的森林區，吉爾吉斯山脊和卡拉套山區一直伸延到錫爾河上游和中游地帶（無作者，1995：11）。根據中國史籍記載：大玉茲（右部）和其東鄰小玉茲（左部）交界，東南部和伊犁西北部的一些地區交界，南部毗連布魯特（即吉爾吉斯），安集延九曼以及其他一些部族，大玉茲的一些支系部落還游牧在伊斯克湖，伊犁河—楚河之間，直蔓延到塔什干，到達坎特以及錫爾河流域（傅漢，1965：2）。

中玉茲部落的基本成員是：克甫恰克、昆爾阿特、桑格勒、馬台、沙迪爾、克烈、瓦克、艾爾格尼克特、巴勒塔里、喀喇克烈、沙爾珠瑪爾特、托熱等，按照哈薩克民族譜系、阿卡熱斯有六個兒子，即阿爾根、乃曼克烈、瓦克、克甫恰克和昆爾阿特，他們的名字後來成為部落的名稱。其實這些部落早在成吉思汗統權時代就生存在這裡，他們游牧在蒙古和阿爾泰山區之間的大草原上，根據歷史文藉「Синь Дин Хуан Ай Ту Джи」記載：「……十七世紀，哈薩克「左部」曾和準噶爾的南部土地交界，西部和哈薩克「右部」（小玉茲）接壤，北部和俄羅斯邊境交界（傅漢，1965：1）。中玉茲的部落常常沿著葉斯里河逐水草輾轉游牧，其牧地直伸延到東面的塔爾巴格台山盡頭，向南經過長途跋涉直到伊犁河畔，再向東急轉直下伸延到四千里以外的鎮西（今巴里坤縣），就這樣中玉茲佔據了哈薩克大草原的北部和中部，還有錫爾河下游的托保河流域一帶以及更遠的額爾濟斯

河沿岸盆地。

小玉茲包括：克烈依特、塔瑪、阿勒欽、喀爾沙卡勒、馬斯卡爾、別爾希、舒莫凱、色爾開西、葉山鐵木耳、居依、江格爾巴依里、鐵遼、托爾提卡拉、蘇納克、滿素爾、阿拉夏、謝克特、加帕斯塔茲達爾、阿里木（烏勒）、阿爾根、鐵日斯唐巴里、塔本、拉瑪旦、阿勒班（阿布丹）溫唐巴里、阿岱克爾德里、木依克等。根據譜系來看，江阿熱斯的三個孩子一葉散鐵木耳、謝克提和大阿里木漸漸繁衍成哈薩克小玉茲的另外一個民族，他們游牧在東從裏海，西從巴爾喀什湖再北轉到鹹海一帶廣闊無垠的大草原上（傅漢，1965：2）。

就這樣，哈薩克在部落聯盟的基礎上組成了一個龐大的游牧國家，他們熟背先輩的史詩，在部落聯盟內互相通婚，他們認定了哈薩克部落的始祖是「阿拉什汗」，是他在眾望所歸，人心所趨的情勢下，把哈薩克人民團結成一個統一的整體。

## 政治角度

哈薩克社會結構的主要組成分子是其家族部落，是成千上萬的畜群和廣闊無垠的草原。哈薩克民族以畜牧業為主，哈薩克汗國的經濟主要是游牧、半游牧經濟，除畜牧業生產外，農業也佔有一定地位，然而其同盟部族內只能在和平的條件下才能安居樂業，隨著畜牧業的發展，牧草地的優劣便成爲至關重要的因素，因而部落之間常常爲爭奪牧草地而戰鬥，在戰爭時期常常搶掠打殺，於是，就在這些械鬥中，氏族聯盟很快就瓦解，代之崛起的又是另一個新的聯盟。這種現象在十二世紀表現得最爲激烈。在這個時期難以計數的蒙古軍壓境而來，不是將哈薩克部落趕盡殺絕，就是將哈薩克阿吾勒搶劫一空，造成哈薩克人民巨大損失。結果部族關係又得重新改造，要不重新劃定界線，要不就是合併，凡此種種都證明哈薩克社會不得不適對外條件和局外情勢，所以在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和思想

意識影響下其地緣政治因素和社會結構功能也會常常波動。

正因如此，哈薩克的族種從遠古以來就不斷在演變，先前的聯盟分崩離析後代之而起的是新一代，例如有人拋棄了原本的公社集體，遠走他鄉，在那裡建立了自己的家庭，然後這個家庭又漸漸繁衍成長為一個新的共同體，那麼，完全拋棄前聯盟的這個由個體成長的共同體，會將形成另一個單獨的部落。所以，部落與公社之間的界線常常難以劃分。在同一個地區內，有好幾個不同種族部落並存著，有被俘來的哈薩克部族，也有許多外來來此定居的其他民族，他們和本部落的土著部落雜居在這裡一起繁衍生息。

哈薩克民間有許多歷史傳說和傳統故事，這些有趣的民間傳說和故事，從古代口頭相傳至今，一直保存在哈薩克文學中。這些故事傳說主要述說在哈薩克民族中曾出現的偉大人物和英雄豪傑，述說他們在抗禦外敵、保衛故土所表現的「巴特爾武」的英勇事蹟，圍繞著這些巴特爾們的英雄事蹟，也歌頌了為捍衛自己部族做出巨大貢獻的其他功勳人物，這些偉大人物和民族英雄的英名代代相傳，到後來竟成為對敵作戰時鼓舞士氣的戰鬥口號，這些英雄先輩的名字，對哈薩克族來說，確實能在作戰中起很大作用。每一個玉茲都有以自己的英雄人物命名的戰鬥口號，比如：大玉茲的戰鬥口號是「別克阿熱斯」！中玉茲的戰鬥口號是「阿卡熱斯」！小玉茲的口號則是「江阿熱斯」！而「阿拉什」的名字則是哈薩克人共同的口號。從十八世紀開始，阿布茲汗——這位英勇機智的民族英雄和德高望重的偉大歷史人物的名字也被用作振奮人心的戰鬥口號。

正如哈薩克族每個部落都有各自的口號一樣，每個部落都有各自的印記——「塔木格」。這些「塔木格」有時在部落之間簽定盟約時，也代表著誓盟的不可破滅；丁字形印記是畜群的烙印，是為避免和他人的畜群混淆的表號，在發生武裝械鬥時，各個部落都要高舉自己的旗幟，是為分清敵我（見哈薩克各部落的印記和口號（一）、（二）、（三））。平時，在時局穩定、部落鞏固的情況下，各族部即開始安居樂業，這時有些家族從家務操持中騰出一些時間出外巡獵碰運氣，後來，這些家族漸漸形成一個新的

集團，但這些人家需要有足夠的人手以便在家裡看守家畜，他們設法威脅利誘地把鄰近部落的人引進或併入自己的部落以便霸佔更多的草場，有時甚至併吞整個一個部落作為他們的下屬，就這樣，建立了廣大而富有影響力的民族聯盟，在內部形成獨特的草原貴族。草原居民的政治結構就是這種民族不和、聯盟變幻無常、時局動盪不定情勢下所形成的不穩定政局。民族之間的不平等性，互相奴役，互相仇視漸漸地削弱了民族之間的宗族關係，所以，民族共同體不能保護他的每一個成員「在游牧生活的條件下，部落常常遭受搶劫和暴力報復……經過這一系列的現象，弱小而貧窮的民族共同體便失去自己的獨立性，不得不去投奔較強大的部族聯盟求生。在這裡有些人已建立富裕而殷實的家庭，有些人甚至在躋身部落的上流階層—貴族部落的頭目一般都是這些人出身的，但其中也有普通人出身的頭目，這些頭目確實與眾不同，有著過人的魄力，機智勇敢（努素甫別克夫，等人，1979）。就這樣，哈薩克政權的法制，權限的法則與其他以農立國的國家不同，比如在中國，血緣關係是治理社會的首要因素，但在哈薩克汗國，政權不但按照本部落宗族的標誌代代相傳，而且也傳遞給其他有能力並功勳彪炳的人物，同時，也要考慮到當時的外部情勢，其結果這種複雜的宗族關係會形成上層當權人物—即以可汗為首的草原上流社會精英。

哈薩克汗國是封建宗主國家，國家很大一部份地區以游牧業或半游牧為生，一部份定居在南部地區的人從事農業，哈薩克汗國的封建宗法制度在大草原上廣泛的實行，封建主則處在南方的農業區。從古時開始，在哈薩克社會裡就存在著七級管理制度，這主要是依據民族的血緣關係制定的，但後來這個制度發生了變化，到十六世紀，純血緣的民族關係只徒具形式毫無實質意義，所以，一些核心阿吾勒和阿依瑪克雖然由具血緣關係的家族組成，但與其同時這些阿吾勒和阿依瑪克已經接受了外部族的人，不論他們是富人還是窮人，有些人甚至在過去當過奴隸，所以這時候的民族關係已不再能與原始社會的公社結構相提並論。

哈薩克汗國分為三個玉茲和數個烏魯斯，因哈薩克人是逐水草而居的

游牧民族，所以其邊境也就廣漠無垠。據十六世紀的歷史家依本茹茲比汗·伊斯法哈尼證明，哈薩克汗國曾有十個烏魯斯，每個烏魯斯有十萬人，這個論斷在穆合買德·海苔爾·杜拉提的論著中也有可為佐證的記載，這裡他指出當時的汗國人數已達一百萬人（卡尼，1993）。

哈薩克汗國最高掌權者是可汗，他擁有一切政治、法律和軍事的主權，各玉茲的頭目也可稱之為汗（小汗），他們在形式上服從最高可汗，但實際上仍然在本玉茲內獨立行事。按照慣例汗位的繼承操世襲制，遵照宗法制度，轉讓政權時要按年齡大小，排行高低，如：可汗去世後，繼承汗位的首先應該是其長子，在沒有親生子的情況下可由汗的兄弟的長子（即大姪子）代替，但由於在哈薩克社會裡依存關係的特殊性，在轉讓政權、繼承汗位問題上並不那麼絕對嚴格。哈薩克斯坦研究家依洛菲耶娃（葉洛菲也娃：1996：42）關於這個問題寫道：「汗位並不一定直接繼承，而是在大庭廣眾之下，經過一定的儀式，在獲得前輩熱烈擁戴的前提下經正式選舉而成。在轉讓和繼承汗位的基礎上，存在著天才教育能人治理的原則，本著這個原則，平常選舉可汗時大多都選舉成吉斯汗世系最有名望、人人崇敬愛戴。特別是在軍事、法治和外交方面有顯著功績，文武兼備的人物，而且是大多數強大部落所擁護的人。」但在任何一種情況下，繼承人正式嗣汗位時必須要經過由蘇壇和各部落選派的代表所組成的代表大會通過，蘇壇是烏魯斯的頭目，只是幾個民族和部落的頭目。蘇壇是眾烏魯斯的直接首腦，按照慣例，他是先汗的後裔，在哈薩克斯坦汗國的體制中具有繼承汗位的特殊標誌，根據這個特殊標誌哈薩克社會分為貴族和平民兩種，所有的汗和蘇壇都是成吉斯汗的後代，正因如此，哈薩克汗國的上層人物皆是貴族血統，他們稱作「白骨頭」，而一般的平民則稱之謂「黑骨頭」。

葉熱日哈（Иерархический）式的管理機構在哈薩克汗國表現在以下幾點：正如上述，在眾玉茲內部存在著烏魯斯，烏魯斯是由好幾個「塔依帕」組成，而「塔依帕」又包括幾個「烏勒」，他們由普通人民的代表以「比」官的名義來管理。「比」是法官的代理人，「比」具法官的威信。「烏

勒」的組成份子，也就是家族的成員中有十三—十五個「阿塔」—(長老)，「阿塔」的上級是「烏勒巴斯」，「阿塔」是由幾個阿吾勒至第七代的家族和其親屬組成，他們在群眾中甚受崇敬，是人人敬仰、有名望的人物，人們尊譽他們為「阿克沙卡勒」(老總)，阿吾勒是公共社會的基層行政單位，由十多個家庭組合而成，是幾個家族的堅固的樞紐，其首領是明智而有經驗的，同時也是一樣具成望的長老(見表1)(何星亮、尼合邁德，1987：187-90)。汗國政權最主要的職能是組織武裝力量以防禦外人侵犯和內部的騷亂，正是這個職能在國家的社會體系中起長治久安、持久和平團結的作用。在這期間哈薩克可汗的威望和權勢在人民中間加倍地提高了，在和平時期其政權就已經歸結為最低限度，所以，軍事問題成了國家結構中最重要因素，汗國時期沒有正規的常備軍，可汗和蘇壇以及部落頭目也沒有自衛軍，必要時根據需要臨時招募徵集。臨時募軍的情況在中玉茲遇到危脅和遭受實際侵略時期曾發生過，有些汗—如陶克汗、鐵外克里汗等曾臨時募軍十萬親領出征，蘇壇級一般有軍三萬到五萬人，根據依本·魯茲比汗的說法，哈薩克人有這樣的習氣：「當他們受到侵襲的時候，一個烏魯斯的全體部落會在他們自己的住地，立刻拿起所有的武器，為捍衛自己家族和其生命財產奮起抗敵，如果整個哈薩克人聯合集中在同一個地方舉旗反擊，那麼他們就相當於正規軍而勇不可當(法茲拉拉克，依本·魯茲汗·伊斯法罕，1976：122)，汗國的正規軍(或常備軍)一般不在草原，而都駐紮在城市裡或者在農業區。

表1：哈薩克汗國葉拉爾式的管理機構

玉 茲	可 汗
烏魯斯	蘇壇
塔依帕	比(官)
烏勒	烏勒巴斯
阿塔	阿克沙卡勒
阿吾勒	阿吾勒巴斯

資料來源：何星亮、尼合邁德(1987)



## 意識形態的角度

哈薩克社會的第一個法規標準已經在 1521 至 1523 年間由哈薩克汗國的創始人之一卡斯木汗奠定了基礎，這個法規人們稱作：「卡斯木汗國名鑒」，後來稱之謂「卡斯木汗法典」，這個法典不是依據伊斯蘭教教法，而是根據哈薩克自古相傳的習慣法標準和天子教條中有相關意義的條例與當時的社會情況相結合而制定的，後來，這些基本法則繼續發展成爲國家較完善的法律，1680 至 1718 年間陶克汗執政時，就採用這個法則治理國事，並將它正式整理成條文，列入文件稱之謂：「七條方針」<sup>1</sup>（努素甫別克夫，等人，1979）。這部法典內容包括十七世紀末哈薩克汗國的法規，沿襲了其中的條文，這部法典條例中有行政法、刑事法、民事法等，另外還附有稅務條例和宗教觀點等，總之，包括了生活中的各個層面，根據「七條方針」的規定，最高政權集中在汗的手裡，汗的統治權是通過蘇壇和部族頭目行使的，但在需要解決重大問題時，所有的部族頭目，蘇壇等以汗爲首皆聚集在草原上共同商確論事。「七條方針」的基本重點內容中引入了刑事法的新條款，如：殺人、毒打、虐待、毒打成疾、摧殘人體、凌辱他人、不遵行家訓家教、不孝順父母、偷竊、賣淫、強姦或私通罪等條件，司法權和行政權始終沒有分開。「比」也有權執行三項任務——他是部族頭目，是法官，又是具行政權威的代理人。

## 宗 教

在哈薩克汗國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哈薩克人民的精神生活中有兩個宗教——即以自然崇拜爲宗旨的「天格里」教和伊斯蘭教一直在互相角逐。

---

<sup>1</sup> 又見卡斯木巴耶夫（1998）。

自然崇拜從古代起就統治了游居在大草原上的部落的精神文明，哈薩克早期就崇拜和信仰大自然的威力，並分別拜天地為神，天為天神—稱天格里；地為地神—稱地母親；水神—稱水母神等等，久久負荷著古代宗教儀式和宗教習俗。代代和他們如影隨形而來的是薩滿教，哈薩克土語稱：「巴克斯」，巴克斯一直在迷惑著人們，教導他們在紀念和崇拜祖先靈魂的儀式時必須要準備大量祭品，結果統統歸為己有。七世紀時，阿拉伯人侵入後，伊斯蘭教便滲入中亞各地，人們很快地皈依了伊斯蘭教。由於哈薩克斯坦具有游牧流徙、居無定所的部落生活特點，拖遲了好幾世紀，伊斯蘭教才開始在這裡傳揚開來。該指出伊斯蘭教的傳入在哈薩克斯坦北部地區比南部緩慢，因為這裡的游牧生活是在人們安居樂業的農業地區上進行，外加地方上薩滿教不隱瞞自己對伊斯蘭的敵視情緒，他們想盡一切辦法，教唆信徒不計任何代價來維護這傳統悠遠的宗教。十世紀末，伊斯蘭教的勢力已達七河流域各區，這裡出現了第一個清真寺。十二世紀，克甫恰克部族因受了其鄰邦花喇子模的鼓吹，伊斯蘭教便在克甫恰克貴族中廣為流行。十六至十七世紀，哈薩克汗國以身作則向伊斯蘭教大開方便之門，於是，伊斯蘭教便公然深入、津津樂道地在土耳其斯坦、花喇子模、布哈拉、阿斯特拉罕、喀山以及中亞的其他一些地區。而當時來往於這些地區經商的哈薩克商人也早已皈依了伊斯蘭教，因為這些地區是伊斯蘭文化的中心，但在一般平民中，伊斯蘭教尚未能深入人心，因為，長期以來哈薩克族對上帝還未出現一個統一正確的觀念<sup>2</sup>（巧坎·瓦里汗諾夫，1961），僅僅在後面他們對上天認知的舊傳統概念，在口語中代代相傳為「上帝獨一」的說法和「安拉」一名詞等量齊觀（巧坎·瓦里汗諾夫，1961）。俄國政府對伊斯蘭教的信仰採取了寬容政策，如建築禮拜寺（清真寺）、翻譯古蘭經，培養毛拉等，使伊斯蘭教在哈薩克斯坦產生有更廣泛的影響。

就這樣，十八世紀末伊斯蘭教在哈薩克人心中的地位完全取代了天格

<sup>2</sup> 巧坎·瓦里汗諾夫（1961）記述：「……穆斯林教並未能統治我們的靈魂與血肉……我們的薩曼還沒有失去他的意義」。

里教（薩滿教）—自然崇拜的理念，主宰哈薩克斯坦的精神文明，成為境內的主流宗教之一。

## 物質文明

從古以來哈薩克的基本經濟項目就是游牧業和羊畜牧業，它的特點就是能在一年四季中以草餵養牲口。在歐亞草原上，游牧養畜業和經濟生產共同形成該國的社會型態，造成了一定的生態壁坑（或壁槽），它已成為自然地理、社會經濟在歷史進程中和各種不同的秩序因素同步並行的後果（托里別克夫 1971：45-49）。哈薩克游牧業的特點是根據一年四季在確定的地區放牧。由於這個原因，所有的放牧戶在春夏秋三季牧放在草原的經緯線方位，到了冬季又回到定居的冬牧地方（俗稱「冬窩子」）。他們的經濟副業是少數的農作物。

五世紀到七世紀，哈薩克斯坦的大地上出現了幾個經濟區域流徙。在哈薩克斯坦的古代游牧部落，由於各地的自然條件殊不相同，所以他們分佈在錫爾河中游和下游、七河流域、威海邊區北部和滿格斯塔吾山區，又一部份分佈在鹹海邊區右部以及在托爾蓋大草原、沙爾阿爾卡平原、額爾濟斯流域的盆地和阿爾泰山麓；農業區則在七河流域的南部地區，錫爾河流域的沿岸盆地，那裡的住民主要以灌田種地為生。十世紀至十二世紀，荒蕪不毛的古荒原裡竟出現了整片整片的灌溉農業網，緊密的農業灌溉系統，使古老的訛答刺爾變成了瀚海綠洲。在錫爾河流域的水區開鑿了長達二十至三十公里的運河，供應格納克和索然的城市飲水，塔拉斯河、楚河、阿爾斯河流域的盆地以及絲綢之路貫穿地帶的農業灌溉區也得到相當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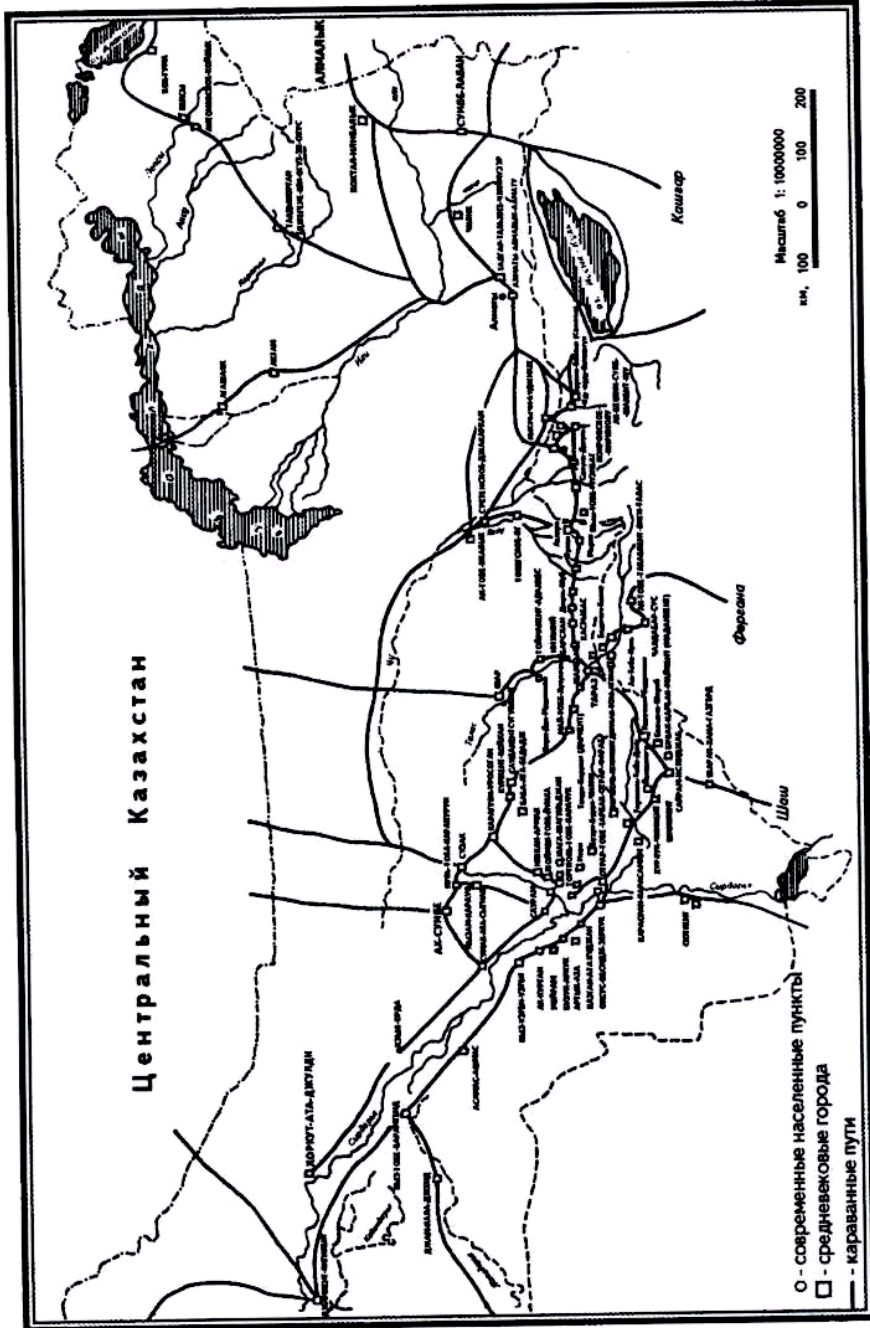
十三世紀末，因氣候劇變—由於伏爾加河浸濕了北部草原，並與其同時為了幫助災民擺脫困境，哈薩克斯坦中部和西部的克甫恰克部族的主要游牧路線發生了變動，大多數「奧特克」（即小居民區）的牧民轉移到七

河流域和哈薩克斯坦南部地區，但他們的經濟形式毫無變動。

十五至十七世紀，是哈薩克斯坦汗國的建立並發展的時期，游牧業獲得高度的繁榮發展，這時，成吉思汗的後裔之間發生內訌，連年混戰。同時，德西提克甫恰克征服了中亞，使哈薩克斯坦的大部份地區淪為杳無人跡的荒土，加上哈薩克汗國的部族積極鞏固自己廣大的後備牧場，並佔據了一些新的地區。至於農業則早在蒙古一韃靼侵入時就被搗毀殆盡了，這裡的居民根本沒有辦法也無力修復或重建原來的灌溉工程，結果，居住在七河流域和哈薩克斯坦南部綠洲地區的一些農民，重拾以前的游牧生活(無作者，1995：23)。可以說，萬變不離其宗，游牧養畜是哈薩克人長久以來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他們已習慣在這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在遼闊的幅員裡自由自在地度過他們世代更迭的草原生活，再沒有人比他們更能適應他們所在地變幻莫測的自然條件，處在和他們生活節奏相互協調的和諧環境中，使得這個游牧民族能維持自己足夠的經濟基礎而支持國家的這種經濟型態。這裡經濟的主導項目是皮革加工業、鐵器手工業和首飾品手工業，城市裡則從事於陶器製造業、織毯、壓制毛毯、骨類加工等手工業，但更為廣泛的是商業，哈薩克人從古代起就和拜占庭、伊朗、中亞、高加索、西伯利亞有著貿易關係，通過橫貫歐亞的古絲綢路(見圖1)，沿路經商和這些國家作以貨易貨的交易。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地段均設有旅店。在路過的城市裡建築有許多禮拜寺和輝煌雄偉的祭祠建築物一如朱赤的陵墓、阿拉什汗的祠堂，還有和阿合買提·雅薩維的靈堂，這一切顯示著當時哈薩克文化已有了蓬勃的發展。

十七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因受到準噶爾侵襲，哈薩克斯坦的游牧養畜業和一切經濟資源趨於由盛而衰，迫使哈薩克拋棄故土，離鄉背井，使哈薩克斯坦的經濟受到了嚴重的損失。準噶爾汗國覆亡之後，游牧民族又開始復興。恢復先前的傳統游牧路線，但並不完整，所以，一部份徙居在哈薩克斯坦北部和南部地區的貧苦牧民，開始了半牧半農的生活。在這裡他們更有了接觸俄羅斯政治、經濟文化型態的機會，哈薩克院士別克馬哈

圖 1：絲綢之路路線圖



資料來源：考茲巴耶夫等人（1996）。

諾夫(1957:26)在提及這一過程時寫道:「半農半牧的經濟體制,主要在形成於北部地區,這不但在社會經濟的因果關係中,產生了效力,而且因哈薩克斯坦的自然地理位置的優越性,比起哈薩克斯坦的其他區域的經濟文化共同體和俄羅斯居民在一起來的比較早。在哈薩克斯坦南方地區也形成農業經濟的發祥地,哈薩克斯坦的國家經濟體制僅是發展並擴大渙散的畜牧業經濟類型。」直到十九世紀,哈薩克族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經濟型態才確定為畜牧業,並繼續保持下去。

## 文字和語言

公元第一千年的中葉,突厥語系的民族已經開始使用本民族自己的文字系統—所謂的「魯尼」文字(北歐古代文字的字母)又稱為「鄂爾渾—奄蔡」文字。因為在地理上,此地區發掘了其第一個碑銘,另一個主要依據是刻有這種文字的門牌,兩者互為佐證。根據古蹟墓誌銘,紀念碑證的古代突厥—魯尼文字在西伯利亞南部蒙古、吉爾吉斯和哈薩克斯坦也有發現,科學家們認為突厥—魯尼字母在六世紀至十世紀以及在中世紀古突厥國家中已使用,當時,哈薩克斯坦已有了第一個突厥可汗:西突厥可汗、突騎施和葛邏祿可汗,後來演變為奇馬克國(阿曼卓洛夫,1996)。在完全皈依伊斯蘭教之前,哈薩克斯坦曾廣泛使用過從蒙古傳入的魯尼字母和維吾爾字母相結合的拼音字母,但從十四世紀初期開始完全改用阿拉伯文並採突厥語標準。至於語言問題,在十三至十四世紀期間克甫恰克語佔了統治地位。座落在哈薩克斯坦右部的各地區卻保持了東突厥語系—即烏古斯、維吾爾—準噶爾語系。蒙古語在蒙古所征服的地區沒有能被廣泛的運用。察哈台烏魯斯使用了烏茲別克早期的語言—即噶邏祿—維吾爾的混合語。至十五世紀,中亞國家和哈薩克斯坦已奠定了文學語言的基礎:即塔塔爾、阿塞拜疆、察哈台等的混合文學語言(即烏茲別克的古文學語言)以及哈薩克、土庫曼和土耳其等民族的文學語言、大草原和中亞各地的歷

史和科學著作都是使用阿拉伯和波斯文字撰寫的<sup>3</sup>。

十六至十七世紀中，隨著草原游牧民族的社會經濟有了適當的發展，在哈薩克語言中引進了一些新的詞彙和較完整的文法系統，但在使用阿拉伯語文寫作時，以文字表達哈薩克語言的特點方面，產生了一些困難，比如，阿拉伯字母不能完全符合哈薩克語言的音符（努素甫別克夫，等人，1979）。所以，當時在哈薩克人民當中，識字而有學問的人，按照慣例僅僅限於封建上層的代表人物，像可汗、蘇壇、和卓、毛拉等。

#### 文學和民間口頭創作

十三至十四世紀，以哈薩克斯坦的克甫恰克語為準則的書面文學有了蓬勃的發展，這正適應了阿拉伯文學語言的廣泛應用。這時，文學作品的內容大半是神話、傳說和傳奇故事，敘事長詩、史詩、詩歌和歌詞等，與其同時，隨著書面文學的發展，游牧民族特有的民間傳統的口頭文學一如民間詩歌、箴言詩、格言和諺語也有了相當的發展。哈薩克汗國建立以後，哈薩克民間特有的口頭文學和書面文學很明顯地有了新的內容並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這裡特別應該指出的是，由當時活躍在民間的說唱詩人所編唱的即興詩和「頌歌」—以詩的形式以箴言詩訓導他人，不少的說唱詩人成為汗的謀士或部落頭目，他們在哈薩克社會生活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十八世紀，準噶爾侵入時期，布哈爾曾是當時最有名的說唱詩人，他在陶克汗和阿布茲汗執政時代，在「比」官之間是最有影響最具權威的說唱詩人。

直到十九世紀，宗教仍在文學中佔了優勢地位，但在以宗教為背景的古代年鑑中（或編年史中）多半是以記述歷史事蹟為主題的，所以，它流傳到現今已成為我們研究歷史最珍貴的資料。現代歷史學家們對大玉茲杜拉特部落出身的穆罕莫德·海苔爾的歷史巨著—《拉西德史》給予了最高的評價。這部巨著是用波斯語寫成的，它專述蒙古斯坦和哈薩克汗國的歷史

<sup>3</sup> 僅僅在二十世紀的上期，也就是 1928 年，哈薩克文字從阿拉伯字母改用為拉丁字母，1940 年拉丁字母又改用基立爾字母。

事蹟，這部巨著一直保存在世界文學的寶庫裡。另外還有一部年鑑—烏斯曼·庫赫塔尼所編著的《阿布勒海依爾汗史記》，是描述烏茲別克汗國的創始人—傑出的領袖阿布勒海依爾汗的英雄形象的巨著。他的名字與哈薩克汗國的建立有息息相關。另外一個手抄本《歷史彙集》是1602年由加拉依爾部落出身的哈薩克著名「比」官和學者胡舒—烏里—卡迪拉尼的著作，其中論述蒙古入侵後，發生在克甫恰克大草原上的一些歷史事實，在這裡作者詳盡地記述了當時的草原生活，十七世紀希瓦汗阿布格茲撰寫了「突厥譜系」和「土庫曼譜系」西部歷史著作，這裡主要是載述了烏克茲、克甫恰克和康里等民族發生於上古世紀和中古世紀的歷史事件和突厥族源學。較晚期的歷史文獻中，一部份是關於哈薩克統權者卡斯木汗和鐵外克里汗的軼事和功勳。這個在夏赫、馬合木德的手抄本裡也有相當的記述，在東方的伊斯蘭傳教詩人當中和加·阿合買提·雅沙維是最有名望的宗教人士，他著有詩集《大智之書》（考茲巴耶夫，1996：45；阿里·哈利里·卡爾培克，1994：51；托里別克夫，1971：133-35）。毫無疑義，所有的這些著作，保存到我們的時代，對我們是綜觀過去、展望將來最可貴的歷史文獻。

十九世紀哈薩本族的書面文學已經有了嶄新的發展，哈薩克現代新文學的奠基人是中外知名的哈薩克偉大詩人和思想家阿拜·庫南巴耶夫（1845至1904）、阿拜在哈薩克社會上引進了一切先進的新觀念和新思想，他全面研究了哈薩克民間的詩歌創作和東方的一些詩歌以及俄國的古典文學。在自己的詩歌中，阿拜讚頌了哈薩克絢麗的草原和很久以來就在這裡生息繁衍的人民，他號召人們要勤勞刻苦，要堅韌忍耐，教導他們要求知識，通曉事物，深諳事理，阿拜將哈薩克的進步與發展和農業、手工業、商業和教育、文化有機地結合。阿拜的同時代人—偉大傑出的研究家兼學者巧坎·瓦里汗諾夫（1835至1865），受過先進的教育，是當代哈薩克族出類拔萃的先進知識份子，他主要從事東方研究，多次遊歷各地，所到之處均精心研究當地的民情風俗、歷史人文以及民間口頭文學，並詳細縝密地記



載下來，整理成史料。他所獲得的素材中，大部份是一代代口傳下來的歷史傳說、傳奇故事、史詩、敘事長詩等，他不辭勞苦跋山涉水，深入哈薩克斯坦的遠山深林發掘並鉅細靡遺地記載了許多古代的遺蹟和各種碑銘，根據這些歷史材料編寫了許多有關哈薩克人民的歷史、文化、生活方式、社會結構和傳統方面的研究論著。

## 結論

顯然哈薩克族和烏茲別克部族有著血緣聯繫，並且在十五世紀下半葉開始建立自己的團體之後，便完全脫離前部落聯盟。烏茲別克從古代起就定居在中亞的花喇子模、布哈拉、費爾干納、薩莫爾罕等農業地區，這裡有足夠的水源供他們灌田種地，又有足以繁榮畜牧業和發展農業的良好條件，形成這種經濟型態的主要原因是良好的氣候條件。烏茲別克人從十二世紀起就定居在這裡生息繁衍，並順利地使伊斯蘭教在這裡生根茁壯。當時哈薩克族慣常地住在廣闊的草原上，這裡沒有肥沃的土地和豐富的水源，由於這個原因，哈薩克族便依照他們的傳統習慣，仍然持續他們的游牧生活和半游牧養畜業，從而促使哈薩克族的經濟生活方式和烏茲別克族的生活方式越來越不同。於是不論在文明發展方面或精神發展方面，不同的社會生活方式和不同的經濟生活方式便在兩個同血統的種族之間，形成了不同的生活習俗。

眾所周知，每個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特徵是語言，語言是社會交際的工具，也是反映人們心理狀態。人們運用語言意識進行思考，交流思想，例如，哈薩克早期互相見面問候時，第一句就問「馬勒—江—阿芒吧？」逐字譯成漢語是「牲畜安全、人們安康吧？」顯而易見，過去哈薩克人民的生活富裕程度是以現有的牲畜數量為標準的，所以，這已成了人們互相祝福的習慣語。哈薩克族的習俗和其游牧生活的方式是有著緊密的聯繫，這在養畜者的心靈上已經紮下了根，比如，如果在一個哈薩克族家裡生了個

男孩子，這就預兆著這個家庭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羊倌或牲畜的新管家。又如：一個未婚夫和女方訂婚，必須向女方送很多的牲畜作為贖買婚禮（或譯作贖身金）。哈薩克族按照馬的毛色和其大小，對馬有十幾種稱呼，對家畜也按其大小有特別的稱呼，比如：剛生下六個月的小羊羔稱呼：「托克特」，三歲的小馬駒稱呼「庫南」，三歲公牛犢稱「庫南奧古茲」，三歲母牛犢稱呼：「庫納金」等依次類推，相反地在農業地區食用蔬菜的人對蔬菜並沒有作特別的類型劃分。

列夫·古密列夫(1994)曾寫道：「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從萌芽時代起，幾千年以來一直保持在歐亞大陸浩瀚無垠的大草原上，和無邊無盡的山野、森林、大自然的這個過程，對畢生展轉流徙的游牧部族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在這個過程中歐亞大草原不止一次地遭受了大戈壁從南到北襲來的飛沙走石的侵害，使草原的大片土地變為全旱或半旱的荒原，但經過人道主義的改造，使草原復甦回生，漸漸恢復了原來的面貌，遍地繁花綠草，牧草叢生，山林也好像靠近了草原，草原上出現了一片生氣勃勃的景象，這時，游牧者也隨畜群移近草地和水源」。

哈薩克國家的社會政治體系是從裏海沿岸的西部平原直到阿爾泰山東部綿延千里的大草原組成。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哈薩克曾多次受到古希臘、伊朗、阿拉伯、中國、蒙古和俄羅斯的文化影響，但無論在任何的情況下，他們仍然保持了自己的傳統文化習俗以及與游牧生活相稱的道德觀念<sup>4</sup>。

在思考哈薩克民族的形成和其與眾不同的特徵，可以下這樣的結論，就是哈薩克人是世界上的少數民族之一，不但能生存在大自然的環境之下，而且還能保持其生活自然環境的完整性至今。回顧這個民族的過去，

---







<sup>4</sup> 例如：哈薩克毡房在數世紀以來一直是哈薩克族最可靠的隨帶式流動房屋，它不但堅固耐用，而且在遷移時易於拆卸，攜帶方便，和蒙古包有一樣的作用，但在結構上各有不同。哈薩克毡房可分為上下兩部份，方的下部是圓柱形，上部為穹形，下部圓柱形四周是用橫豎交錯相連的紅柿木柵欄構成，上半部穹形是由幾十根撐杆搭成的骨架，一頂房嚴格地分為客室，臥室，廚房，兒媳牀位等，算作四間來使用，這正是與蒙古包不同之處。

可以得知哈薩克民族在幾千年以來一直生活在廣闊的草原上，明智地利用一切天然資源，但沒有設法改造或破壞四周的自然環境。正因如此，他們生活得和諧又協調，所以他們今日能夠建立自己獨立的國家——哈薩克斯坦共和國，以大草原合法權宜的主人翁的姿態屹立在他們祖先遺留下來的國土上，可以說這也是族群和地理環境緊密相互協作的特殊現象。

附錄：哈薩克各部落的印記和口號

NO	宗族或部落名稱	印記	口號	玉茲
1	康里	☉	阿依熱力瑪斯，(拜鐵熱克)	大
2	烏孫	≈ ♀	薩拉瓦特	大
3	杜拉特	○	巴克提亞爾	大
4	依斯德		加娃塔爾	大
5	鐵力克		主娃塔爾	大
6	色依克姆	∩ LI	色依柯姆	大
7	加尼斯	> >	加尼斯	大
8	烏沙克特	△		大
9	阿勒班	○	拉依木別克	大
10	別克布拉特	∧ >		大
11	錫爾格里	π †	托格納斯	大
12	加拉亦爾	∩	布爾巴依	大
13	沙尼什庫里	↑ ↓	阿依熱力瑪斯拜鐵列克	大
14	別斯坦巴里	∪		大
15	什梅爾	Y	什梅爾	大
16	沙普拉什特	Y	卡拉沙依	大
17	申科加	○		大
18	庫拉喇斯	○		大
19	蘇旺	○		大
20	包特拜	∩ ∩		大
21	薩木別特	∩		大
22	克甫恰克		烏依爾巴斯、瓦依斯	中
23	昆爾阿特	∩	阿拉塔吾	中
24	桑格勒	∩		中
25	芒格泰	∩	木卡馬勒	中
26	乃曼	∩	卡爾塔蓋	中
27	巴格納勒	Y X		中
28	塔拉克特	E E	加吾巴沙爾(加吾卡夏爾)	中
29	阿爾根	OO	阿克交里(阿曼交里)	中
30	馬太	∩		中

NO	宗族或部落名稱	印記	口號	玉茲
31	沙迪爾	᠎ᠠ		中
32	克烈	᠎ᠠ + X	拉和加、奧什拜、阿克交里	中
33	瓦克	᠎ᠠ	加吾巴沙爾	中
34	艾爾格尼克特	᠎ᠠ ᠎ᠠ		中
35	巴勒塔里	᠎ᠠ		中
36	喀喇克烈	᠎ᠠ	喀班巴衣	中
37	沙爾珠瑪爾特	᠎ᠠ		中
38	托熱	᠎ᠠ M	阿爾哈爾	小
39	克列依特	᠎ᠠ ↑	阿克沙卡里、(奧依特木)	小
40	塔馬	᠎ᠠ	卡拉布拉	小
41	阿勒欽	᠎ᠠ		小
42	喀拉沙卡勒	᠎ᠠ	阿勒迪亞爾	小
43	馬斯卡爾	᠎ᠠ		小
44	別爾希	᠎ᠠ		小
45	舒莫凱	᠎ᠠ 1	德依特	小
46	阿勒騰	᠎ᠠ		小
47	色爾開西(切爾開什)	᠎ᠠ		小
48	葉散鐵木耳	᠎ᠠ		小
49	居依	᠎ᠠ		小
50	江格爾巴依里	᠎ᠠ	巴格納木、瑪納塔吾	小
51	鐵遠	᠎ᠠ + ᠎ᠠ	托里帕爾、阿爾格馬克、江札達	小
52	托爾提卡拉	᠎ᠠ	阿依爾塔吾	小
53	蘇納克	᠎ᠠ	和加阿合買特	小
54	愛斯爾	᠎ᠠ ᠎ᠠ	阿勒特巴斯	小
55	阿拉沙	᠎ᠠ	阿依爾塔(拜鐵列克)	小
56	謝克特	᠎ᠠ ᠎ᠠ	巴依木	小
57	加帕斯	᠎ᠠ		小
58	塔孜達爾	᠎ᠠ		小
59	阿里木(烏勒)	᠎ᠠ		小
60	塔本	᠎ᠠ	色爾克(托斯塔干)	小
61	阿爾根	᠎ᠠ	阿克交里	小

NO	宗族或部落名稱	印記	口號	玉茲
62	鐵力斯唐巴里塔本			小
63	拉馬丹		杜拉特	小
64	阿布丹(阿勒班)		熱依木別克	小
65	翁魯巴勒塔本			小
66	克爾德里		和加阿合買特	小
67	阿岱	+vvv0	鐵列干, 別克提	小
68	克拉開色克		阿克畔	小
69	卡爾佩克			小

資料來源：卡尼（1993：42-46）。

## 參考書目

- 阿里·哈利里·卡爾培克。1994。《先前的白骨頭，我們的同時代人》。阿拉木圖：代烏爾出版社。
- 阿曼卓洛夫，A.。1996。〈古代突厥文字以及在哈薩克斯坦境內建國以前的古蹟〉《哈薩克斯坦和世界共同體》4期。
- 別克馬哈諾夫，E.。1957。《哈薩克斯坦歸併於俄羅斯》。莫斯科：蘇聯科學院。
- 巧坎·瓦里汗諾夫。1961。《論草原穆斯林化選集》。阿拉木圖：無出版者。
- 弗拉基米爾洛夫（劉鐘靈譯）。1980。《蒙古社會制度史》。北京：中國科學出版。
- 法茲拉拉克，依本·魯茲汗·伊斯法罕（賈尼洛夫譯）。1976。《米里曼—納買—依·布哈拉》，（「客人名叫布哈拉」）。莫斯科：無出版者。
- 傅漢。1965。《欽定皇御西域圖誌》。台北：文友。
- 古密列夫，V.。1994。《民族起源和地球的生物圈（或生命層）》。莫斯科：無出版者。
- 何星亮、尼合邁德。1987。《哈薩克族簡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 卡尼，M.。1993。《哈薩克古代史》。阿拉木圖：札楞出版。
- 卡斯木巴耶夫。1998。〈有爵位的殺人犯〉《首都評論》（阿拉木圖）。
- 考茲巴耶夫，M.，等人（編）。1996。《哈薩克斯坦通史》。阿拉木圖：阿塔木拉。
- 努素甫別克夫，等人（編）。1979。《哈薩克蘇維埃加盟共和國通史》（第二集）。阿拉木圖：科學出版社。
- 努素甫別克夫，等人（編）。1979。《哈薩克蘇維埃加盟共和國通史》（第三集）。阿拉木圖：科學出版社。
- 蘇北海。1989。《哈薩克族文化史》。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
- 托里別克夫，C.。1971。《十二世紀—十三世紀初哈薩克族的游牧社會》。阿拉木圖：科學出版社。
- 瓦里汗諾夫。1961。《天格里（上帝）論選集》（第一集）。無出版訊息。
- 葉洛菲也娃，H.。1996。〈官銜與政權：哈薩克汗國在十八—十九世紀中汗政權分類學研究〉《哈薩克和世界共同體》4期。
- 無作者。1995。《哈薩克斯坦人文歷史研究》。阿拉木圖：哈薩克斯坦出版社。
- 無作者。1993。《甫拉諾·卡爾皮尼·吉利奧馬·德·魯布內克東方遊記》。阿拉木圖：無出版者。

# The Structure of Central Asian Pastoral Nomadic Society: The Example of Kazakhstan

Jen-kun Fu\*

*Professor and Direct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entral Asia Studies*

*Jung-li, Ching Yun University, Taiwan*

##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t seems to be a rule that states rise and fall: they do not remain at their peak forever. A lot depends on social conditions ensuring a proper balance if decline is to be avoided.

While Kazakhstan is by no means an ordinary pastoral nomadic state, yet it has changed with the times and adapted to conditions on the steppe. What is surprising, though, is that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it remains very unstable resulting in a weakening of its social structure and risks succumbing to colonization.

**Keywords:** political geography, Kazakhstan, structural effect, nomadic pastoral people

---

\* Ph.D. in Geography, Syracuse University, USA.